

上世纪 90 年代初,中国市场开始向好莱坞大电影投橄榄枝。1992 年由已故歌星惠特尼·休斯顿主演的《保镖》和之后的科幻巨片《未来水世界》让很多中国观众认识了美国演员凯文·科斯特纳。此前,科斯特纳执导并主演的西部片《与狼共舞》是被很多中国电影发烧友津津乐道的经典影片,此片当时一举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及最佳影片等七项大奖,科斯特纳的国际声誉也因此达到巅峰。

转眼 30 多年过去了,科斯特纳仍然活跃在美国影坛上。2014 年的第一个季度,他在动作悬疑片《一触即发》和《三日刺杀》中扮演了两个不同身份的国际特工角色,从片中的动作场面看来,科斯特纳可谓是宝刀未老。本月 11 号,科斯特纳的新片《选秀之日》在北美上映,再次担任一号男主角的他在影片首映之后,和我们相会庆祝,现今 59 岁的科斯特纳依然神采奕奕,谈话中彰显他对人生和电影的独特见解。

《选秀之日》根据美国橄榄球大联盟的真实故事改编,讲述了科斯特纳扮演的美国橄榄球队总经理索尼·韦弗,如何运用自己手头有限的资金,在选秀大会上挑选适合球队的球员,并将他们打造成梦想之队。科斯特纳说,他接手此片的原因是主人公索尼引起了他的共鸣,让他回想起自己最艰难的那些岁月。

科斯特纳说到,在一场橄榄球赛中,对手会给我制造各种压力,来分散我的注意力,导致我发挥失常。但我不是这么容易被打败的,你给我压力,我会更加集中精神,发挥得更好。现在,我手中有八个规模很大的公司要去管理,我会经常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,面对很多不同的方案,当然我可能不会每次都能做得最好,但我都会尽全力去处理。所以,压力不是我的敌人,我承受了很多压力,也在压力中学到很多。

科斯特纳不是童星出身,也没有演绎世家背景,他演员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。科斯特纳出生于一个具有英国和爱尔兰血统的家庭,父母分别是美国加州电力公司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职员。按照他自己的话说,他小时候是个书呆

子,但在科斯特纳 7 岁的时候,他看了电影《西部开拓史》,对他的童年影响很大,由此他对西部电影情有独钟。后来,拥有加州州立大学行销与金融专业学士学位的科斯特纳,早期

路并不顺利,他在 1983 年的电影《大寒》中崭露头角,他的戏份都没被剪进最后成片,但他英俊的外表和刻苦的工作精神给导演劳伦斯·卡斯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两年后,卡斯丹在电影《西尔弗拉多》中再次起用了科斯特纳,并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西部牛仔角色——快枪手“杰克”。之后的 10 年内,凯文·科斯特纳逐渐成为国际影坛上家喻户晓的名字,也成了美国西部类型片和动作剧情片争相邀请的一线男星。

但是,1994 年的离婚和紧接着的《未来水世界》票房事件让科斯特纳从事业巅峰跌到低谷。这是当时耗资最大的影片,制作费用接近两亿美元。影片场面十分宏伟壮观,各种困难和挫折层出不穷,几次都面临停拍危险,但科斯特纳终于凭借着坚毅顽强的性格完成了影片。可惜,影片遭遇票房滑铁卢,被美国影评人讽刺为“凯文门”事件。两年后,他导演并主演《邮差》也未能取得预计票房,一时间,科斯特纳成了美国的票房毒

药,不但失去了影评人的支持,也让科斯特纳陷入了一个电影商业怪圈:片约不断,但票房无人问津。2003 年,这位奥斯卡最佳导演获得者把第三部西部片搬上银幕,取名为《天地无限》,讲述的是美国 19 世纪 80 年代一个西部拓荒队伍的故事。此片的预算仅为 4500 万美元,制片人甚至自掏腰包,凯文·科斯特纳也将自己的薪酬压至“底线”,以尽量降低制作成本。就这么捉襟见肘的情况下,科斯特纳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,《天地无限》受到了当年影评家协会的肯定,也获得了票房上的成功。科斯特纳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能把所有资金都压在电影上,他开始准备自己的赌场生意,下海从电影人成了生意人。

新片《选秀之日》对很多观众来说是一部体育题材电影,但其中有很多关于商业投资的信息,观众也能在主人公身上找到很多科斯特纳现实经历相似的影子。科斯特纳说,他像电影中人物那样,被人

家敲过竹杠,他展开道:“我没有为钱财担心,我学会了从生活上开源节流。如果是在我能力范围以内的,我一定会自己搞定。我帮助过别人,也被别人占过便宜。很多人借了钱都没有还我——但是,就算被伤害过,我还是努力不让这些负能量影响到自己。毕竟,不是所有人都和伤害我的人一样坏心眼。我也从这些经历中慢慢成长变聪明。”

科斯特纳表示他必须专心于挑选好剧本上。《选秀之日》中,他的角色刚出场时做了很多很烂的决定。科斯特纳说,“我和这个角色一样,起步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上正轨,体育比赛和人生一样,不仅要看时机,还要会看人心,有时还要凭直觉。很多时候我也是凭直觉做事的,我经常想,万一其他人都想错了呢?然后,这个万一就成了真。以前很多人觉得地球是平的,但它是圆的;很多人觉得不应该拍体育电影,但是我拍了两部:《梦幻成真》和《百万金臂》。我还在继续,西部电影和体育电影都是我的事业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我只是想做一下其他人从来没有做过的。借用托马斯·杰弗森的一

句话,原则上要坚如磐石,风格上要与时俱进。”

除了体育片外,科斯特纳也希望能够再次回到西部片题材上,对此他的现任妻子克里斯汀·鲍嘉表示非常支持。科斯特纳说,妻子经常会给他很好的建议,“有意见不合的时候,当我无法决定的时候,她总是能从我的角度帮我分析,从来不会将她的意见强加于我。”科斯特纳有过两段婚姻,分别都带给了他三个孩子,加上他某前任女友在两人短暂恋情中产下的一子,科斯特纳现在是七个孩子的父亲。事业忙碌的科斯特纳承认孩子们给他很多金钱上的压力,但是也带来了愉快的回忆。凯文·科斯特纳笑道:“我最受不了我女儿格蕾丝不理我。格蕾丝比较喜欢她妈妈。有一次我们去参加学校的父女舞会。其他爸爸和女儿都很亲昵地坐在一起,格蕾丝却跟我说你不能坐这里,你要坐到另一边去。我当时已经被格蕾丝无视了两个月了,我只能以舞会为理由逼她跟我坐在一起。总而言之,格蕾丝让我又爱又恨,她带给我很多欢乐,也让我头大。”

在家人的支持下,科斯特纳仍然继续着自己的乡村摇滚乐队,并时不时参加一些巡演。科斯特纳说,音乐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,曾经因为演艺事业想放弃音乐,但他的妻子鼓励他重拾灵感,在音乐和电影上做双丰收。科斯特纳一家现居住在洛杉矶北部的圣芭芭拉市,年近花甲之年的他正在忙着建造一幢新别墅,他自嘲说“生命不止,折腾不止。”

寄自好莱坞

那么蓝

徐芳

记得当我和家人,驱车一个多小时,来到童年时期居住的老房子的门楼前,竟然找到了老邻居家最亲切的老外婆。她已然瘦得如一株老梅的影子,也所以,时间才流逝得明显。她依然记得我,可就在告别时,牵住我的手,说:“天气在变,白天变得越来越短了。我对这儿也不熟,没有去过多少地方……”

这也是我在《月光无痕》里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吧?

任何形式的写作,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达,应该也是一种交流。散漫的散文码字,也确实能让我足够清醒:一个业余作者,业余写着,实非易事。

不得不说,所谓“那么蓝”,确实贴切了我所有的身心不安,它不像阳光的开朗明亮,但却有着月光一样的深沉和浓郁,甚至还略带了些伤感……在一遍遍的想象中,甚至可以表现得更有神韵,那仿佛就是飘浮的海:饱满的、全都是光,而文字只是其中寥落的影子罢了。

那么,我会走到崇敬如神的海明威的路上吗?只要自己清楚都省略掉了什么,那么省略什么都没关系——这是海明威说过的一句格言。

我当然不会这样说,就因为 I 可能并不知道,自己究竟省略掉了什么……

那是一种呈半隐性的表达状态,或者就是不可触摸,只可感悟意会的空白。这样构思与胚胎起来的文字,也可以得着兴味,也可以使白描发生微澜,似也可以使叙述发生莫名的晕彩?

多年来,我所聚拢的碎片,不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嘛?尽力使笔下的事物焕发出幻想的生机,同时亦呈现出个性的表达。其实,只是这样默默地想想,就已经足够了。

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编辑朋友的青眼有加,找到我,要签出版合同时,我还很犹豫了一番,怕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任务,又怕无法写出自己喜欢的感觉,总之,种种的为难。也正因为当初的“种种的为难”,在此录下惠特曼的“正能量”诗句,让我这一次感谢个够,“感谢每一个经过我身边的人”:

“你们的赞美给予我力量/你们的责备/更让我看清自己/感谢春天抽出的嫩芽,感谢孩子纯真的笑脸/感谢每一朵花,每一颗果实对生命的歌颂/感谢阳光的无私照耀,感谢清泉滋润我干涸的唇/感谢四季,感谢风雨/感谢这个旋转的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精彩瞬间……”

看不清楚,味道也谈不上终生难忘。老通城里倒没有八卦汤,年轻的服务员一听“八卦”二字,只知道切切地笑。

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,淮海路拓宽改造,有些老字号就搬迁别处去了,江夏点心店则寿终正寝。过了十来年,有一次路过淮海中的沧浪亭,一不小心看到店堂门口现做现卖三鲜豆皮。奇怪怪也,沧浪亭,苏帮面馆,百年老店,每年春暖花开,我必定要去吃一碗三鲜面,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焖肉面也让我食指大动,小苏州怎么做起了九头鸟的生意?当场要一客来尝尝,啊啊,滋味果然不比从前江夏。还有一次在城隍庙小吃展销时看到有豆皮供应,请武汉师傅来上海现做现卖,但可能是生意太好的缘故,看上去总觉粗糙,不过吃的人还是很多,一锅刚做成,一眨眼就光了。上海人的吃头势,在人轧人的地方表现得尤为充分!

野菜与童年

的家园联结在一起会饶有趣味,

风味小吃连连看

明请看本栏。

那么蓝

徐芳

记得当我和家人,驱车一个多小时,来到童年时期居住的老房子的门楼前,竟然找到了老邻居家最亲切的老外婆。她已然瘦得如一株老梅的影子,也所以,时间才流逝得明显。她依然记得我,可就在告别时,牵住我的手,说:“天气在变,白天变得越来越短了。我对这儿也不熟,没有去过多少地方……”

这也是我在《月光无痕》里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吧?

任何形式的写作,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达,应该也是一种交流。散漫的散文码字,也确实能让我足够清醒:一个业余作者,业余写着,实非易事。

不得不说,所谓“那么蓝”,确实贴切了我所有的身心不安,它不像阳光的开朗明亮,但却有着月光一样的深沉和浓郁,甚至还略带了些伤感……在一遍遍的想象中,甚至可以表现得更有神韵,那仿佛就是飘浮的海:饱满的、全都是光,而文字只是其中寥落的影子罢了。

那么,我会走到崇敬如神的海明威的路上吗?只要自己清楚都省略掉了什么,那么省略什么都没关系——这是海明威说过的一句格言。

我当然不会这样说,就因为 I 可能并不知道,自己究竟省略掉了什么……

那是一种呈半隐性的表达状态,或者就是不可触摸,只可感悟意会的空白。这样构思与胚胎起来的文字,也可以得着兴味,也可以使白描发生微澜,似也可以使叙述发生莫名的晕彩?

多年来,我所聚拢的碎片,不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嘛?尽力使笔下的事物焕发出幻想的生机,同时亦呈现出个性的表达。其实,只是这样默默地想想,就已经足够了。

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编辑朋友的青眼有加,找到我,要签出版合同时,我还很犹豫了一番,怕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任务,又怕无法写出自己喜欢的感觉,总之,种种的为难。也正因为当初的“种种的为难”,在此录下惠特曼的“正能量”诗句,让我这一次感谢个够,“感谢每一个经过我身边的人”:

“你们的赞美给予我力量/你们的责备/更让我看清自己/感谢春天抽出的嫩芽,感谢孩子纯真的笑脸/感谢每一朵花,每一颗果实对生命的歌颂/感谢阳光的无私照耀,感谢清泉滋润我干涸的唇/感谢四季,感谢风雨/感谢这个旋转的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精彩瞬间……”

看不清楚,味道也谈不上终生难忘。老通城里倒没有八卦汤,年轻的服务员一听“八卦”二字,只知道切切地笑。

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,淮海路拓宽改造,有些老字号就搬迁别处去了,江夏点心店则寿终正寝。过了十来年,有一次路过淮海中的沧浪亭,一不小心看到店堂门口现做现卖三鲜豆皮。奇怪怪也,沧浪亭,苏帮面馆,百年老店,每年春暖花开,我必定要去吃一碗三鲜面,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焖肉面也让我食指大动,小苏州怎么做起了九头鸟的生意?当场要一客来尝尝,啊啊,滋味果然不比从前江夏。还有一次在城隍庙小吃展销时看到有豆皮供应,请武汉师傅来上海现做现卖,但可能是生意太好的缘故,看上去总觉粗糙,不过吃的人还是很多,一锅刚做成,一眨眼就光了。上海人的吃头势,在人轧人的地方表现得尤为充分!

野菜与童年

的家园联结在一起会饶有趣味,

风味小吃连连看

明请看本栏。

那么蓝

徐芳

记得当我和家人,驱车一个多小时,来到童年时期居住的老房子的门楼前,竟然找到了老邻居家最亲切的老外婆。她已然瘦得如一株老梅的影子,也所以,时间才流逝得明显。她依然记得我,可就在告别时,牵住我的手,说:“天气在变,白天变得越来越短了。我对这儿也不熟,没有去过多少地方……”

这也是我在《月光无痕》里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吧?

任何形式的写作,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达,应该也是一种交流。散漫的散文码字,也确实能让我足够清醒:一个业余作者,业余写着,实非易事。

不得不说,所谓“那么蓝”,确实贴切了我所有的身心不安,它不像阳光的开朗明亮,但却有着月光一样的深沉和浓郁,甚至还略带了些伤感……在一遍遍的想象中,甚至可以表现得更有神韵,那仿佛就是飘浮的海:饱满的、全都是光,而文字只是其中寥落的影子罢了。

那么,我会走到崇敬如神的海明威的路上吗?只要自己清楚都省略掉了什么,那么省略什么都没关系——这是海明威说过的一句格言。

我当然不会这样说,就因为 I 可能并不知道,自己究竟省略掉了什么……

那是一种呈半隐性的表达状态,或者就是不可触摸,只可感悟意会的空白。这样构思与胚胎起来的文字,也可以得着兴味,也可以使白描发生微澜,似也可以使叙述发生莫名的晕彩?

多年来,我所聚拢的碎片,不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嘛?尽力使笔下的事物焕发出幻想的生机,同时亦呈现出个性的表达。其实,只是这样默默地想想,就已经足够了。

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编辑朋友的青眼有加,找到我,要签出版合同时,我还很犹豫了一番,怕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任务,又怕无法写出自己喜欢的感觉,总之,种种的为难。也正因为当初的“种种的为难”,在此录下惠特曼的“正能量”诗句,让我这一次感谢个够,“感谢每一个经过我身边的人”:

“你们的赞美给予我力量/你们的责备/更让我看清自己/感谢春天抽出的嫩芽,感谢孩子纯真的笑脸/感谢每一朵花,每一颗果实对生命的歌颂/感谢阳光的无私照耀,感谢清泉滋润我干涸的唇/感谢四季,感谢风雨/感谢这个旋转的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精彩瞬间……”

看不清楚,味道也谈不上终生难忘。老通城里倒没有八卦汤,年轻的服务员一听“八卦”二字,只知道切切地笑。

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,淮海路拓宽改造,有些老字号就搬迁别处去了,江夏点心店则寿终正寝。过了十来年,有一次路过淮海中的沧浪亭,一不小心看到店堂门口现做现卖三鲜豆皮。奇怪怪也,沧浪亭,苏帮面馆,百年老店,每年春暖花开,我必定要去吃一碗三鲜面,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焖肉面也让我食指大动,小苏州怎么做起了九头鸟的生意?当场要一客来尝尝,啊啊,滋味果然不比从前江夏。还有一次在城隍庙小吃展销时看到有豆皮供应,请武汉师傅来上海现做现卖,但可能是生意太好的缘故,看上去总觉粗糙,不过吃的人还是很多,一锅刚做成,一眨眼就光了。上海人的吃头势,在人轧人的地方表现得尤为充分!

野菜与童年

的家园联结在一起会饶有趣味,

风味小吃连连看

明请看本栏。

那么蓝

徐芳

记得当我和家人,驱车一个多小时,来到童年时期居住的老房子的门楼前,竟然找到了老邻居家最亲切的老外婆。她已然瘦得如一株老梅的影子,也所以,时间才流逝得明显。她依然记得我,可就在告别时,牵住我的手,说:“天气在变,白天变得越来越短了。我对这儿也不熟,没有去过多少地方……”

这也是我在《月光无痕》里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吧?

任何形式的写作,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达,应该也是一种交流。散漫的散文码字,也确实能让我足够清醒:一个业余作者,业余写着,实非易事。

不得不说,所谓“那么蓝”,确实贴切了我所有的身心不安,它不像阳光的开朗明亮,但却有着月光一样的深沉和浓郁,甚至还略带了些伤感……在一遍遍的想象中,甚至可以表现得更有神韵,那仿佛就是飘浮的海:饱满的、全都是光,而文字只是其中寥落的影子罢了。

那么,我会走到崇敬如神的海明威的路上吗?只要自己清楚都省略掉了什么,那么省略什么都没关系——这是海明威说过的一句格言。

我当然不会这样说,就因为 I 可能并不知道,自己究竟省略掉了什么……

那是一种呈半隐性的表达状态,或者就是不可触摸,只可感悟意会的空白。这样构思与胚胎起来的文字,也可以得着兴味,也可以使白描发生微澜,似也可以使叙述发生莫名的晕彩?

多年来,我所聚拢的碎片,不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嘛?尽力使笔下的事物焕发出幻想的生机,同时亦呈现出个性的表达。其实,只是这样默默地想想,就已经足够了。

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编辑朋友的青眼有加,找到我,要签出版合同时,我还很犹豫了一番,怕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任务,又怕无法写出自己喜欢的感觉,总之,种种的为难。也正因为当初的“种种的为难”,在此录下惠特曼的“正能量”诗句,让我这一次感谢个够,“感谢每一个经过我身边的人”:

“你们的赞美给予我力量/你们的责备/更让我看清自己/感谢春天抽出的嫩芽,感谢孩子纯真的笑脸/感谢每一朵花,每一颗果实对生命的歌颂/感谢阳光的无私照耀,感谢清泉滋润我干涸的唇/感谢四季,感谢风雨/感谢这个旋转的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精彩瞬间……”

看不清楚,味道也谈不上终生难忘。老通城里倒没有八卦汤,年轻的服务员一听“八卦”二字,只知道切切地笑。

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,淮海路拓宽改造,有些老字号就搬迁别处去了,江夏点心店则寿终正寝。过了十来年,有一次路过淮海中的沧浪亭,一不小心看到店堂门口现做现卖三鲜豆皮。奇怪怪也,沧浪亭,苏帮面馆,百年老店,每年春暖花开,我必定要去吃一碗三鲜面,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焖肉面也让我食指大动,小苏州怎么做起了九头鸟的生意?当场要一客来尝尝,啊啊,滋味果然不比从前江夏。还有一次在城隍庙小吃展销时看到有豆皮供应,请武汉师傅来上海现做现卖,但可能是生意太好的缘故,看上去总觉粗糙,不过吃的人还是很多,一锅刚做成,一眨眼就光了。上海人的吃头势,在人轧人的地方表现得尤为充分!

野菜与童年

的家园联结在一起会饶有趣味,

风味小吃连连看

明请看本栏。

那么蓝

徐芳

记得当我和家人,驱车一个多小时,来到童年时期居住的老房子的门楼前,竟然找到了老邻居家最亲切的老外婆。她已然瘦得如一株老梅的影子,也所以,时间才流逝得明显。她依然记得我,可就在告别时,牵住我的手,说:“天气在变,白天变得越来越短了。我对这儿也不熟,没有去过多少地方……”

这也是我在《月光无痕》里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吧?

任何形式的写作,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达,应该也是一种交流。散漫的散文码字,也确实能让我足够清醒:一个业余作者,业余写着,实非易事。

不得不说,所谓“那么蓝”,确实贴切了我所有的身心不安,它不像阳光的开朗明亮,但却有着月光一样的深沉和浓郁,甚至还略带了些伤感……在一遍遍的想象中,甚至可以表现得更有神韵,那仿佛就是飘浮的海:饱满的、全都是光,而文字只是其中寥落的影子罢了。

那么,我会走到崇敬如神的海明威的路上吗?只要自己清楚都省略掉了什么,那么省略什么都没关系——这是海明威说过的一句格言。

我当然不会这样说,就因为 I 可能并不知道,自己究竟省略掉了什么……

那是一种呈半隐性的表达状态,或者就是不可触摸,只可感悟意会的空白。这样构思与胚胎起来的文字,也可以得着兴味,也可以使白描发生微澜,似也可以使叙述发生莫名的晕彩?

多年来,我所聚拢的碎片,不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嘛?尽力使笔下的事物焕发出幻想的生机,同时亦呈现出个性的表达。其实,只是这样默默地想想,就已经足够了。

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编辑朋友的青眼有加,找到我,要签出版合同时,我还很犹豫了一番,怕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任务,又怕无法写出自己喜欢的感觉,总之,种种的为难。也正因为当初的“种种的为难”,在此录下惠特曼的“正能量”诗句,让我这一次感谢个够,“感谢每一个经过我身边的人”:

“你们的赞美给予我力量/你们的责备/更让我看清自己/感谢春天抽出的嫩芽,感谢孩子纯真的笑脸/感谢每一朵花,每一颗果实对生命的歌颂/感谢阳光的无私照耀,感谢清泉滋润我干涸的唇/感谢四季,感谢风雨/感谢这个旋转的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精彩瞬间……”

看不清楚,味道也谈不上终生难忘。老通城里倒没有八卦汤,年轻的服务员一听“八卦”二字,只知道切切地笑。

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,淮海路拓宽改造,有些老字号就搬迁别处去了,江夏点心店则寿终正寝。过了十来年,有一次路过淮海中的沧浪亭,一不小心看到店堂门口现做现卖三鲜豆皮。奇怪怪也,沧浪亭,苏帮面馆,百年老店,每年春暖花开,我必定要去吃一碗三鲜面,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焖肉面也让我食指大动,小苏州怎么做起了九头鸟的生意?当场要一客来尝尝,啊啊,滋味果然不比从前江夏。还有一次在城隍庙小吃展销时看到有豆皮供应,请武汉师傅来上海现做现卖,但可能是生意太好的缘故,看上去总觉粗糙,不过吃的人还是很多,一锅刚做成,一眨眼就光了。上海人的吃头势,在人轧人的地方表现得尤为充分!

野菜与童年

的家园联结在一起会饶有趣味,

风味小吃连连看

明请看本栏。

那么蓝

徐芳

记得当我和家人,驱车一个多小时,来到童年时期居住的老房子的门楼前,竟然找到了老邻居家最亲切的老外婆。她已然瘦得如一株老梅的影子,也所以,时间才流逝得明显。她依然记得我,可就在告别时,牵住我的手,说:“天气在变,白天变得越来越短了。我对这儿也不熟,没有去过多少地方……”

这也是我在《月光无痕》里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吧?

任何形式的写作,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达,应该也是一种交流。散漫的散文码字,也确实能让我足够清醒:一个业余作者,业余写着,实非易事。

不得不说,所谓“那么蓝”,确实贴切了我所有的身心不安,它不像阳光的开朗明亮,但却有着月光一样的深沉和浓郁,甚至还略带了些伤感……在一遍遍的想象中,甚至可以表现得更有神韵,那仿佛就是飘浮的海:饱满的、全都是光,而文字只是其中寥落的影子罢了。

那么,我会走到崇敬如神的海明威的路上吗?只要自己清楚都省略掉了什么,那么省略什么都没关系——这是海明威说过的一句格言。

我当然不会这样说,就因为 I 可能并不知道,自己究竟省略掉了什么……

那是一种呈半隐性的表达状态,或者就是不可触摸,只可感悟意会的空白。这样构思与胚胎起来的文字,也可以得着兴味,也可以使白描发生微澜,似也可以使叙述发生莫名的晕彩?

多年来,我所聚拢的碎片,不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嘛?尽力使笔下的事物焕发出幻想的生机,同时亦呈现出个性的表达。其实,只是这样默默地想想,就已经足够了。

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编辑朋友的青眼有加,找到我,要签出版合同时,我还很犹豫了一番,怕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任务,又怕无法写出自己喜欢的感觉,总之,种种的为难。也正因为当初的“种种的为难”,在此录下惠特曼的“正能量”诗句,让我这一次感谢个够,“感谢每一个经过我身边的人”:

“你们的赞美给予我力量/你们的责备/更让我看清自己/感谢春天抽出的嫩芽,感谢孩子纯真的笑脸/感谢每一朵花,每一颗果实对生命的歌颂/感谢阳光的无私照耀,感谢清泉滋润我干涸的唇/感谢四季,感谢风雨/感谢这个旋转的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精彩瞬间……”

看不清楚,味道也谈不上终生难忘。老通城里倒没有八卦汤,年轻的服务员一听“八卦”二字,只知道切切地笑。

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,淮海路拓宽改造,有些老字号就搬迁别处去了,江夏点心店则寿终正寝。过了十来年,有一次路过淮海中的沧浪亭,一不小心看到店堂门口现做现卖三鲜豆皮。奇怪怪也,沧浪亭,苏帮面馆,百年老店,每年春暖花开,我必定要去吃一碗三鲜面,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焖肉面也让我食指大动,小苏州怎么做起了九头鸟的生意?当场要一客来尝尝,啊啊,滋味果然不比从前江夏。还有一次在城隍庙小吃展销时看到有豆皮供应,请武汉师傅来上海现做现卖,但可能是生意太好的缘故,看上去总觉粗糙,不过吃的人还是很多,一锅刚做成,一眨眼就光了。上海人的吃头势,在人轧人的地方表现得尤为充分!

野菜与童年

的家园联结在一起会饶有趣味,

风味小吃连连看

明请看本栏。

那么蓝

徐芳

记得当我和家人,驱车一个多小时,来到童年时期居住的老房子的门楼前,竟然找到了老邻居家最亲切的老外婆。她已然瘦得如一株老梅的影子,也所以,时间才流逝得明显。她依然记得我,可就在告别时,牵住我的手,说:“天气在变,白天变得越来越短了。我对这儿也不熟,没有去过多少地方……”

这也是我在《月光无痕》里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吧?

任何形式的写作,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达,应该也是一种交流。散漫的散文码字,也确实能让我足够清醒:一个业余作者,业余写着,实非易事。

不得不说,所谓“那么蓝”,确实贴切了我所有的身心不安,它不像阳光的开朗明亮,但却有着月光一样的深沉和浓郁,甚至还略带了些伤感……在一遍遍的想象中,甚至可以表现得更有神韵,那仿佛就是飘浮的海:饱满的、全都是光,而文字只是其中寥落的影子罢了。

那么,我会走到崇敬如神的海明威的路上吗?只要自己清楚都省略掉了什么,那么省略什么都没关系——这是海明威说过的一句格言。

我当然不会这样说,就因为 I 可能并不知道,自己究竟省略掉了什么……

那是一种呈半隐性的表达状态,或者就是不可触摸,只可感悟意会的空白。这样构思与胚胎起来的文字,也可以得着兴味,也可以使白描发生微澜,似也可以使叙述发生莫名的晕彩?

多年来,我所聚拢的碎片,不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嘛?尽力使笔下的事物焕发出幻想的生机,同时亦呈现出个性的表达。其实,只是这样默默地想想,就已经足够了。

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编辑朋友的青眼有加,找到我,要签出版合同时,我还很犹豫了一番,怕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任务,又怕无法写出自己喜欢的感觉,总之,种种的为难。也正因为当初的“种种的为难”,在此录下惠特曼的“正能量”诗句,让我这一次感谢个够,“感谢每一个经过我身边的人”:

“你们的赞美给予我力量/你们的责备/更让我看清自己/感谢春天抽出的嫩芽,感谢孩子纯真的笑脸/感谢每一朵花,每一颗果实对生命的歌颂/感谢阳光的无私照耀,感谢清泉滋润我干涸的唇/感谢四季,感谢风雨/感谢这个旋转的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精彩瞬间……”

看不清楚,味道也谈不上终生难忘。老通城里倒没有八卦汤,年轻的服务员一听“八卦”二字,只知道切切地笑。

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,淮海路拓宽改造,有些老字号就搬迁别处去了,江夏点心店则寿终正寝。过了十来年,有一次路过淮海中的沧浪亭,一不小心看到店堂门口现做现卖三鲜豆皮。奇怪怪也,沧浪亭,苏帮面馆,百年老店,每年春暖花开,我必定要去吃一碗三鲜面,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焖肉面也让我食指大动,小苏州怎么做起了九头鸟的生意?当场要一客来尝尝,啊啊,滋味果然不比从前江夏。还有一次在城隍庙小吃展销时看到有豆皮供应,请武汉师傅来上海现做现卖,但可能是生意太好的缘故,看上去总觉粗糙,不过吃的人还是很多,一锅刚做成,一眨眼就光了。上海人的吃头势,在人轧人的地方表现得尤为充分!

野菜与童年

的家园联结在一起会饶有趣味,

风味小吃连连看

明请看本栏。

那么蓝

徐芳

记得当我和家人,驱车一个多小时,来到童年时期居住的老房子的门楼前,竟然找到了老邻居家最亲切的老外婆。她已然瘦得如一株老梅的影子,也所以,时间才流逝得明显。她依然记得我,可就在告别时,牵住我的手,说:“天气在变,白天变得越来越短了。我对这儿也不熟,没有去过多少地方……”

这也是我在《月光无痕》里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吧?

任何形式的写作,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达,应该也是一种交流。散漫的散文码字,也确实能让我足够清醒:一个业余作者,业余写着,实非易事。

不得不说,所谓“那么蓝”,确实贴切了我所有的身心不安,它不像阳光的开朗明亮,但却有着月光一样的深沉和浓郁,甚至还略带了些伤感……在一遍遍的想象中,甚至可以表现得更有神韵,那仿佛就是飘浮的海:饱满的、全都是光,而文字只是其中寥落的影子罢了。

那么,我会走到崇敬如神的海明威的路上吗?只要自己清楚都省略掉了什么,那么省略什么都没关系——这是海明威说过的一句格言。

我当然不会这样说,就因为 I 可能并不知道,自己究竟省略掉了什么……

那是一种呈半隐性的表达状态,或者就是不可触摸,只可感悟意会的空白。这样构思与胚胎起来的文字,也可以得着兴味,也可以使白描发生微澜,似也可以使叙述发生莫名的晕彩?

多年来,我所聚拢的碎片,不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嘛?尽力使笔下的事物焕发出幻想的生机,同时亦呈现出个性的表达。其实,只是这样默默地想想,就已经足够了。

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编辑朋友的青眼有加,找到我,要签出版合同时,我还很犹豫了一番,怕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任务,又怕无法写出自己喜欢的感觉,总之,种种的为难。也正因为当初的“种种的为难”,在此录下惠特曼的“正能量”诗句,让我这一次感谢个够,“感谢每一个经过我身边的人”:

“你们的赞美给予我力量/你们的责备/更让我看清自己/感谢春天抽出的嫩芽,感谢孩子纯真的笑脸/感谢每一朵花,每一颗果实对生命的歌颂/感谢阳光的无私照耀,感谢清泉滋润我干涸的唇/感谢四季,感谢风雨/感谢这个旋转的蓝色